

青春的选择

■苏军茹 张耀元



每个炎热的夏季，都会有一届青年学子从空军工程大学毕业远行，义无反顾踏上新的征程。

一

留在西安？还是去西藏？不同的城市象征着不同的命运，难以抉择的困扰让即将毕业的龚逸帅彻夜无眠。

火车在荒凉的戈壁滩呼啸前行，龚逸帅清秀的脸上满是正当年少的青春气息。

西藏的晴空似水洗般一尘不染，雄伟的布达拉宫矗立山顶，翠蓝色的羊湖如绸缎镶嵌在山谷之间……大自然的纯净壮美让人赞叹。

二

“要想学有所用，还是要去一线部队摸一摸装备，真正了解飞行员的需求。”

一路颠簸，阮毓巍一头扎进戈壁滩。他带着迷茫与疑惑来到这片荒漠，没想到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科研理想。

作为负责人，阮毓巍带领技术攻坚克难，完成了多型武器的试验鉴定；作为技术骨干，他保障过多次大型演练。

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，一切艰苦都是美好的经历。

在后来接连参加的各种重大演训任务中，他穿越过西北寂寥的荒漠，走过江南静谧的小镇，见识了青藏高原皑皑的雪山。

闲暇时，阮毓巍常常漫步红柳湖畔，看干净的湖面倒映着天边的云卷云舒。

当然不是，他想明白了，人生是一场旅行，没有风雨的旅程是不完整的。

每一种伟大都由平凡书写，每一个奇迹都是奋斗创造。

三

来自同一个省份，就读同一所军校，为了同一个目标，选择同一个远方……

毕业该去哪里，去做什么？去科研院所、机关，还是回山东家乡的部队？

面对这道军旅人生的选择题，博士孙宏伟给出了答案。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远处的天空泛着微红，太阳还未从地平线下探出脑袋，这座西北戈壁上的小镇还沉浸在日出前的宁静之中。

小镇的不远处，托克逊的驻训营区内，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，正做着出发前最后的准备工作。

“接上级命令，车载火炮分队于北京时间今日8时完成集结，向预定区域开进！”

刚出发不久，天空中便下起了小雨。透过布满雨点的车窗向外看去，远处绵延的群山好似躲在云雾织就的薄纱后面。

不远处两架风力发电机的巨大扇叶缓缓旋转，也拨动着车厢里每一名官兵的心弦。

与战士们此刻舒缓的心情不同，连长孙强的眉头却是紧皱着。

此次实弹战术演习不同以往。不久前，官兵刚从高原驻守点位轮换返营。

都说托克逊的天气古怪，分队刚刚抵达预定地域，太阳便又从云中露出脸来。

戈壁滩上砾石林立，地形复杂。坚硬的砾石任凭几名战士怎么挥着铁锹铲都岿然不动。

众人犯愁之时，连队的老班长王中神秘地一笑，从炮车上拿出一个好东西，竟是一把气筒！

“报告！目标已标定，信息已上传！”火炮刚转入战斗状态，炮长通话器里便传来侦察班的报告声。

接收到目标信息的炮台迅速将参数输入火炮终端，系统自行解算射击开始诸元。

营盘坐落在大山深处漫山的松树簇拥着山峰，也簇拥着军营一些树，被不断运来。

在需要之处落地在一支已然落落的队伍里扎下根须。

一些人，一茬一茬像一年一年都要离开母体的那些松树。

在群山和松林的环抱中在每一个持枪人的眼里。

松树是针，也是自己总在月圆之夜让大山和森林孕育的涛声。

借月光之明，来缝合失眠的裂隙，并一一刺破隐于乌云之后的那些觊觎。

在大山深处生活久了。

一生都以松树为榜样的这些人就和松树一起，把自己当作群山的一个孩子。

既然使命需要出生和入死来进行捍卫，所以就一门心思去做专事传承的那些水滴。

明明有炉膛、灶台却又不生火和燃烧草木做饭。

明明有蒲扇和吊风扇却要开启大功率的空调。

明明有手，有扫帚却要用地扫机器人清扫垃圾。

明明有大木盆和捣衣棒却用浸泡与自动脱水的洗衣机。

炮火映照戈壁滩

■韩正许斌

炮弹便“轻快”地滑进了炮管。一套连贯操作后，所有人神情严峻，等待着最后的指令。

“预备——放！”

随着观察所内一声令下，一门门火炮喷出耀眼火光，连长孙强目光也随着飞旋的炮弹望向远方。

一阵烟尘腾起，通话器里传来观察所的消息：“目标已摧毁！”

第二天，大家继续投入到紧张的实弹战术演习中去。

火舌喷吐，战车咆哮。荒凉的戈壁、刺眼的阳光、变幻莫测的狂风，似乎都影响不了官兵们打快、打准、打狠的决心。

返回驻训营区的路上，孙强摇下车窗，清凉的风吹进车内。

突然带头唱起了歌，熟悉的旋律让孙强也不禁轻轻哼唱起来。

时代进步了，乡村起了新变化：明明有炉膛、灶台却又不生火和燃烧草木做饭。

明明有蒲扇和吊风扇却要开启大功率的空调。

明明有手，有扫帚却要用地扫机器人清扫垃圾。

明明有大木盆和捣衣棒却用浸泡与自动脱水的洗衣机。

面对这样的场景，有很多次母亲忍不住发出惊叹。

而后，又止不住地一声叹息在她看来，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有功无处使的无用之人。

而另一种新的烟火的味道却又在乡村弥漫开来。

多彩高原石

■冯彦宁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从高原归来，我还带回来几块难得的高原石。

在祖国西陲的高原河谷，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石头。

虽然今年的高原之行早已圆满地画上句号，但高原上那些人、那些事和那些风景仍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这些年行军在外，我曾于玛纳斯河谷两旁光秃秃的山坡、乌苏巴音沟牧场边缘独库公路的起点、巴州腹地科尔勒盆地南缘、常年被大风惊掠的托克逊谷地等人迹罕至的戈壁上捡拾过许多石头。

拳，有的小可比拇指，随手可揣入口袋，归入行囊。

一块普通的石头为何常会被官兵视为珍宝？因为这些来自祖国边防一线的石头的承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感。

一块普通的石头为何常会被官兵视为珍宝？因为这些来自祖国边防一线的石头的承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感。

在每一个持枪人的眼里，松树是针，也是自己总在月圆之夜让大山和森林孕育的涛声。

借月光之明，来缝合失眠的裂隙，并一一刺破隐于乌云之后的那些觊觎。

在大山深处生活久了。



军魂(版画,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) 马荣作

往期美文 扫一扫,听长征副刊



长征

第5566期

